

一九九七至二零零零年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得主

刘庆邦

中短篇小说精选



- ◆ 远足 ◆ 离婚 ◆ 心事 ◆ 阳光 ◆ 人畜 ◆ 鞋 ◆ 少男 ◆ 平地风雷
- ◆ 五月榴花 ◆ 红果儿 ◆ 野烧 ◆ 晚上十点：一切正常
- ◆ 喜鹊的悲剧 ◆ 发大水 ◆ 春天的仪式 ◆ 一篇小说的故事 ◆ 梅妞放羊
- ◆ 草帽 ◆ 谁家的小姑娘 ◆ 回门 ◆ 外衣 ◆ 家道 ◆ 月光依旧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刘庆邦 中短篇小说精选

刘庆邦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庆邦中短篇小说精选/刘庆邦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1

ISBN 7-80673-080-X

I. 刘... II. 刘...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73988号

书 名: 刘庆邦中短篇小说精选

著 者: 刘庆邦

责任编辑: 崔建文

美术编辑: 宋丕胜

封面设计: 超然设计工作室

责任校对: 李桂香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7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E-mail: hsywchs@heinfo.net

印 刷: 深泽县印刷厂(深泽县建设街23号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×1168毫米 1/32

字 数: 297千字

印 张: 11.875

版 次: 2002年1月第1版

2002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-5,000册

书 号: ISBN 7-80673-080-X · 1·052

定 价: 1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灵魂放飞(代序)

刘庆邦

在我们最初的阅读经历中，轻易地就被书中的人物一把拉住，带进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去了。那时我们还小，心里还没有什么力量，判断力和抵抗力都谈不上。一如我们身上的力气还没有长全，成年人只要想捉住我们，我们很难逃脱。我们一般不注意作者的名字，没有想到过那么一本子书竟是某个人用手写出来的，差不多把书看成天外之物，神来之物。我们怀着类似神圣的渴望和信任的心情，都愿意被书吸引一回，结识书中的人物，得到书的故事。如果哪个被书吸引住了，还会受到夸奖，被说成是爱看书的人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像是受到推动，更乐意走进书的世界里去。实在说来，那些同学之间互相推荐的书，的确具有相当的吸引力。它抓住我们的好奇心和初读者急于求解的心理，偏偏设下情节的迷宫，布置下一环又一环悬念的圈套，把我们吸引得够呛。我们读得如饥似渴，傻头傻脑，忘了吃饭和不愿睡觉的情况都发生过。它冲击着我们纯洁而脆弱的感情，时而让我们紧张得心头发紧，时而又让我们伤感得鼻子发酸。这样的阅读经验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记忆，以后我们口头上不愿提起那些书了，但想赶走记忆是办不到的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这种阅读经验影响

2 刘庆邦中短篇小说精选

着我，甚至使我得出一个轻率肤浅的结论：好的小说都是“抓人”的。

后来随着阅读经历不断丰富，随着我自己也尝试着写一些小说，才对小说的价值判断逐渐改变了看法：原来最好的小说不是“抓人”的，而是“放人”的。

所谓“放人”，就是让人走神儿，使人在阅读时不知不觉间神游物外。能让人走神儿的阅读际遇不是很多，可回想起来，我确实幸运地遇到过。如同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进入梦境一样，我也弄不清自己哪一刻开始走神儿的，我只知道，我手里虽然还捧着书，眼睛虽然还看着字，但手上已没有了书的感觉，眼睛也穿越书页，看到很远的、不知名的地方去了。那个地方和书中的情景有些相似，又不完全相似。其中的人物、地貌、四季的色彩、空气的味道等，都是我所熟悉的，又不完全熟悉，像是罩上了一层似曾相识的烟雨般的朦胧。还有的时候，我脑子里苍穹般的天幕上出现的不是记忆中的实景，而是海市蜃楼般虚幻的景象。这种景象不断变化，可每一样都不清晰，给人以茫茫无际的混沌感觉。这时我的身体放松，心肠柔软，既意识不到我的存在，似乎也忘记了现实世界的存在，只有神思在自由地飘荡。之后我想到，这大概就是高级艺术给予我的享受了。这种享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，而是加入了我们内心的参与。这样的作品不是关闭的收紧的，而是开放的，留有我们参与创造的余地。这样的作品不是从有限到有限，而是从有限到无限，是心灵的宇宙。

这么说来，好的小说是一种读者感情的触发之物。读者的感情为弦，触发之物是弓子，弓子一触到弦，读者的感情就与好小说共振，并产生共鸣，奏出美妙的音响。好的小说是过渡读者精神的桥梁，通过这样的桥梁，我们可以抵达广阔的精神彼岸，奔向崭新的精神天地。好的小说是一种可以飞翔的载体，它轻柔小心地把读者的灵魂接引出来，飞过高山，飞过大海，飞过一切尘

13A70/07

世，飞到无限高远的地方，使人的灵魂得以净化、超越和提升。

平日里，人们的灵魂龟缩进身体的硬壳里，对周围危机四伏、充满凶险的世界保持着高度警惕，不愿意、也很少有机会走出自身的硬壳，到硬壳以外的地方漫游高蹈一番。有人不惜采取利诱或暴力的手段，企图进入人们灵魂的深处。越是这样，人们的灵魂龟缩得越紧，越可怜。只有在黑夜里，趁人的身体处于睡眠状态时，人的灵魂才不加选择地出来走一走，多半是受惊而返。而人们的灵魂天生有着自由和轻曼的性质，随时准备出游。好的小说正好可以满足人们做白日梦的愿望。为了延长享受美梦的时间，就是人们舍不得一口气把小说读完的原因。

试想想，除了做梦和读好小说，我们的灵魂还在什么情况下放飞过呢？当我们一个人倚在门口，看院子里飘扬漫天大雪的时候；当我们听见连绵的秋雨打在满地落叶上的时候；当我们躺在打麦场上仰望星辰和躺在草地上看空中白云的时候，我们也曾走过神儿，灵魂也曾放飞过，那是一种言词所不能表达的皈依自然并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啊！说到这里，我们总算明白一点了，好的小说和自然是相通的，它得天地之灵气，吸日月之精华，受雨雪之润泽，山是自然的山，水是自然的水，人是自然的人，情是自然的情，一切都平平常常，一切都恰到好处，都是那么美妙和谐，闪烁着诗意的光辉。



刘庆邦文学创作小传

刘庆邦，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，少年丧父，家境贫寒。1967年初中毕业后回乡当了两年农民，1970年被招到煤矿当工人，1978年调到北京从事新闻工作。

刘庆邦从1978年发表处女作至今，已业余从事文学创作23年，共发表短篇小说86篇，中篇小说22篇，长篇小说3部，加上若干篇散文、报告文学和随笔，约280万字。成书的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断层》《高高的河堤》《落英》；中短篇小说集《走窑汉》《心疼初恋》《刘庆邦小说自选集》《刘庆邦中短篇小说精选》等。

先后获得河南省、煤炭部、北京市、《青年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《小说选刊》等各种奖励20多项。获奖的主要作品有《断层》《在深处》《东家》《胡辣汤》《屠妇老塘》《鞋》《家道》等。

被译成英、法、捷克、土耳其文字的作品10多篇。《中国文学》1999年第一期，以英法两种版本，各推出了“刘庆邦小说专辑”，并配发了专刊推介文章。短篇小说《鞋》还被制成了盲文，刊登在盲文杂志上。

刘庆邦的创作主张社会性与人性相结合，注意挖掘人性的丰富性；主张感性与理性相结合，注重题材中的情感因素。他创作的目的主要是给人以美的享受，希望能够改善人心，提高人的精神品质。

刘庆邦现为《阳光》杂志主编，国家一级作家。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1996年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。

2001年短篇小说《鞋》获1997-2000年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
目 录

远足	(1)
离婚	(14)
心事	(27)
阳光	(40)
人畜	(52)
鞋	(65)
少男	(77)
平地风雷	(89)
五月榴花	(102)
红果儿	(115)
野烧	(130)
晚上十点：一切正常	(143)
喜鹊的悲剧	(155)
发大水	(168)
春天的仪式	(180)
一篇小说的故事	(192)
梅妞放羊	(206)
草帽	(219)

2 刘庆邦中短篇小说精选

谁家的小姑娘·····	(234)
回门·····	(246)
外衣·····	(259)
家道·····	(272)
月光依旧·····	(326)

远 足

过罢年，从正月初二开始，乡下人就开始走亲戚。冬雪还没有化尽，稀薄得花花搭搭，在皂绿的麦田里闪着清冷的白光。太阳往高处升，乡间土路上走亲戚的人逐渐多起来，年轻母亲、小花妮子、青壮男人、也有老头儿，他们都穿着新衣服，系着新围巾，或戴着新帽子。他们扛着的竹篮子里，盛的不是馒头、炸麻花等食物，就是祭祀用的米黄色草纸。新女婿第一次到岳丈家被称为新客，走新客显得稍隆重些，送礼要抬盒子，盒子像笼屉一样分好多层，除每层装满礼品外，盒盖上方横梁上还要挂一块新鲜的连刀肋条，拴一只雄壮的大公鸡。抬盒子的走一步，公鸡就点一下头，好像对两个俊小伙富有弹性的步伐表示认可。坟地里，有回娘家的闺女在娘亲坟前摆供品，烧纸，放小炮，还哀哀地哭。一阵风吹来，黑蝶翅一样的灰烬被旋上了天空，眨眼间就不见了。

金生的表哥在正月初三那天到金生家来了，金生的祖父祖母是表哥的外祖父外祖母，当然了，金生的父亲是表哥的舅父。表哥是来给他的外祖父外祖母和舅父烧纸的，他每年都来。一年也不落。金生有点喜欢表哥，是因为表哥的毬子踢得好，他能前踢后踢，里拐外拐，连踢七七四十九个不落地，弄好了，他还能玩

2 刘庆邦中短篇小说精选

些花样，让红羽绿羽制成的毽子稳稳地落在脑门上，再一颠，定在鼻尖上，动作非常漂亮。每年表哥一来，就有和表哥年龄相仿的年轻人邀表哥到村街踢毽子，金生便跟着去看，跟着神气。今年，表哥不再去踢毽子了。他说腿脚发硬，踢不成了。金生的母亲说，表哥已娶了表嫂，是成了家的人，不能再玩那种小孩子的把戏，踢毽子别的不说，鞋都费不起。金生有些失望。

表哥大概看出了金生的不悦，上坟地去烧纸时，他拉金生跟他一块儿去。表哥从筐里拿出一只瓦碗，摆在坟前，碗里放着一块儿煮熟的肥猪肉，白肉膘子上还斜插着一双黑筷子。表哥又拿出两个馒头，垫张纸放在碗边。然后，表哥开始点纸。纸点燃了，却看不见火苗，只见一道水线样的东西迅速在纸面洒开，纸就化成灰了。表哥说：“姥爷姥姥，外孙给你们送钱来了，起来拾钱吧！”表哥还把正燃的纸分到金生父亲坟前一些，说：“舅，外甥给你送钱来了，起来拾钱吧！”表哥塌着眼，表情和声音都很郑重。金生看了看，他父亲的坟还新着，上面连草都没长。按规矩，他应该附和表哥，也说上一句：“爹，表哥给你送钱来了……”可他的鼻子和喉头都酸得很。一句话也不敢说。他年龄不大，还不满十岁，但他的心已重得像新坟一样了。他知道，只要一开口，就收不住，就算牙齿能把嘴唇咬住，眼皮却不能把泪水咬住，眼皮咬得越紧，说不定泪水会流得更凶。他别过脸去，漫无目的地眺望空旷的田野和远处的老河堤。表哥拿出三枚手擀炮让他放。这也是仪式之一，意思是怕阴间的人睡沉了，错过拾钱的机会，炮声一响，就把沉睡的人提醒了。金生是很爱放炮的，他今天不想放，表哥只好自己把炮放了。表哥点了炮捻儿，把红炮抛向高空，炮在高空中响了，一响就被大天大地收走了。在金生听来，炮响得有些零星，声音也小，像是叹气。

表哥对金生母亲说的话金生听到了，表哥说，他这次来要带金生到他家住几天，他们村正在唱梆子戏，他带金生听戏去。母

亲怕给表哥表嫂添麻烦，一时没有答应。表哥就提起母亲对他的恩情，表哥刚几岁时，他父亲就被抓壮丁的抓走了，一去未回。他母亲，也就是金生的姑母，因为砍柴的事被人家打了，上吊身亡。表哥成了孤儿后，就长时间住姥娘家，跟着舅母生活，直到能自立了，才回到他的村庄。表哥知恩图报，又没有别的报法，只有带金生小表弟到他家住住，玩玩。母亲不好意思拒绝表哥的好意，只说要问问金生，看他愿意不愿意去。

这个问题对金生来说有些重大。据说表哥的村庄离他家有十八里，金生不知道十八里究竟有多长，在他的心目中，十八里十分遥远，遥远得茫茫无际，跟到天边差不多。金生的村庄三面有河，一面是个大野坡。金生在麦田里放过地滚子风筝，追在狗后面撵过兔子，但一跑到河堤那儿就不跑了，从不敢越过河界。中午时分，金生和伙伴们在大野坡里烧过红薯，坡里静静的，他有些害怕，过一会儿就得到田埂上踮起脚尖看看村庄。金生觉得离老河堤和大野坡已经够远了，已经有些吓人，而十八里路，不知要跨过多少河，走过多少大野坡，遇到多少生面孔的人，这些都让金生心里没底。他想，到时候喊娘娘听不见，望自己的村庄望不到，该有多伤心啊！可是，倘若母亲断然不让他跟表哥去，他也会伤心，他想走走远路，看看外面是什么样子，看看十八里外表哥的村庄和他家的村庄有什么不同。他听过有个叫“祝英台”的唱的一段戏文，“走过一庄又一庄，庄上小狗汪汪汪……”当时他感动得满眼盈泪，从那时起，他心中就埋下了一个愿望，等长大了，他也要“走过一庄又一庄”。表哥提出带他远行，正好和他心中的愿望碰上了，仿佛他早就盼着到外面去，现在总算等到了这一天。表哥说，他们村有块十亩大的水塘，里面的鱼长得比狗大，他要去看看。表嫂还是新媳妇，听母亲说，表嫂长得很白净，他也没见过。还有一件让金生想起来就心跳的事，表哥有个婊子，生有两个闺女，大闺女给金生的堂哥介绍过了，小闺女还小，

4 刘庆邦中短篇小说精选

尚未说婆家。有一次表哥当着金生的面跟母亲说，等婶子的小闺女长大了，就说给金生做媳妇。金生心口一突，一下就记住了，连表哥提到的那小闺女的名字都记住了，她的名字叫喜妮。从那以后，表哥和表哥的村庄都不是原来的意义，至于是什么意思，他也说不清，反正一有人提到表哥和表哥的村庄，他就觉得和他有点关系，心口就突突地跳。他做梦已到过表哥的村庄了，是用两只胳膊飞着去的，飞过好多屋顶和树梢，飞了个地老天荒，总算到了表哥家。落下来一看，柴垛和椿树都有些眼熟，石榴树跟他家的那棵一模一样，飞了半天，原来连自家的院子都没出。

母亲问他想不想到表哥家住几天，他没有马上表态，他的样子像出嫁前的姑娘，觉得热心和不热心都不好，不说话比较好。表哥一个劲撺掇说：“去吧去吧，走不动我背着你。”他就看母亲。母亲说：“那就去吧。”

金生跟表哥临出门时，母亲点了三炷香插在香炉里，嘴里不知念叨了些什么。表哥领上金生的手要走了，母亲又喊住他们，说：“我儿子第一次出远门，还没放炮，放三声炮吧。”

炮是母亲站在门前的砖台阶上放的，母亲一般不放炮，这次她放了。这炮的意思金生不大明白，他只觉得母亲把他出门看成了一件大事，好像儿走千里，一去就不回来了似的。炮刚响了一声，他就喉头发哽。他使劲忍着，才没让眼泪掉下来。

走过本村的土地，就上了河堤。沿着河堤往东走，跨过一座石桥，金生第一次出了河界。河里有流水，流水到桥下有些集中，有些响。金生在桥上走时，腿有些软，他想，要是桥塌了，人就得掉到河里，被水冲走。这样想着，他偏使劲把桥面上的青石板跺了两下。桥没有塌，桥洞下却传出当当的回声，像是遥看在河边洗衣的妇女发出的捣衣声。河边有老汉在撒网捕鱼，有小伙子用推网推虾，他们后腰上都系着竹编的鱼篓。金生很想看看他们捕到了多少鱼，推了多少虾，但他没有去，他知道前面的路还

很长，走路就好好走路，不能三心二意。

路过一片大树林，表哥对金生说：“这个村叫梨庄户，春天你来看，梨花开得像下大雪。到秋天又不一样，梨子结得成疙瘩打蛋，都快坠到地面了。”

金生点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

又路过一个村庄，金生见棵棵树上都有鸟窝。表哥说：“这个庄叫白鹭庄，天一暖和，白鹭就来了，在窝里下蛋，孵小白鹭。小白鹭半桩子时，嘴比身子大，最能吃。老白鹭飞来飞去，不停地外出打食，也供不上它们吃。小白鹭因为争食，有时接不好，食就掉在地上了。白鹭不吃落地食，村里人早上起来，差不多每天都能在树下拣到鱼，鱼是活的，还在吸腮。还有水蛇，蛇也是活的，在地上爬。”

金生想象着水蛇在地上爬的样子，有些害怕。

再路过一个村庄叫李竹园，果然有一个大竹园，青竹千秆万秆，碧碧苍苍，一眼望不到边。表哥说：“这个竹园的竹子做笛子最好，砍下一截，挖上眼就能吹，吹出来的曲子清亮亮的，带铜音儿。”

金生心想，这么多竹子能做多少笛子。

表哥问金生：“出来好不好？”

金生说好。

表哥说：“好男儿志在四方，成天价锅前头转到锅后头，那是娘们家干的事。”表哥说着，仿佛自己成了好男儿，打打腔开始唱：“西门外放罢了，那个三声炮，伍云昭我才上了马鞍桥。头戴白，身穿重孝，三尺的白绫脑门飘……”表哥突然停住，问金生：“哎，你会唱什么？”

金生摇头，说不会唱什么。

表哥说：“不会唱可不行。你没听见树上的黄鹂天天叫吗，那是唱歌，公鸟唱了母鸟唱。唱着唱着就成了两口子。人也是一

6 刘庆邦中短篇小说精选

样，你会唱戏唱歌，小闺女才会喜欢你。不瞒你说，你表嫂可是会唱，那小嗓子一捏，绵软着呢！我让她给你唱怎么样？她要是不唱，你就治她。”

金生问怎么治。

表哥说抓她的痒痒肉儿。

金生说他不知道痒痒肉儿在哪里。

表哥说：“这你就不懂了，女人身上的肉都是痒痒肉，哪儿的肉最多，最鼓，哪儿就最痒痒。”

金生想了想，似乎想不起来哪儿的肉最多最鼓。

表哥说：“想不起来吧？我看你是装憨。告诉你吧，奶子呀！没听人家唱吗，哪儿的肉儿一摸乱颤颤？嫂子怀里的两个肉蛋蛋。怎么样？敢抓吗？”

金生脸有些红，说不敢。

表哥笑了，说：“我猜你也不敢。”

金生见表哥仰着脸笑得很大，他也禁不住笑了。

又走了一程，金生回头看看，他的村庄被村挡住，树遮住，无论如何是找不见了。天很高，地很阔，四周都是村庄、田野和坟包。金生不知自己现在何处，也不知前面的路还有多远，他心里有些虚虚的，脚下也不那么踏实了。他想问问表哥还要走多久，怕表哥以为他累了，就没问。

表哥说：“来，我背上你。”表哥说着，蹲在了金生前面，手从肩上弯过去，要金生的手。

金生坚持自己走，他越过表哥，走到前面去了。他步子跨得大大的，像大人走路一样，故意挺带劲。

表哥又走到他前面，蹲下来，把宽展的后背交给他。这样反复了几次，表哥终于把金生背起来了。金生搂住了表哥的脖子。表哥的两只胳膊背在后面托住他的两条腿，稳稳地向前走。金生觉得，表哥的后背板板的，很硬，很可靠。表哥的后脖梗黑黑的，

也显得很有力。金生想到他父亲，他忘记父亲背过他没有。父亲去年收过麦之后死了，拉肚子拉死了。父亲临死时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看了他一眼。他是长子，母亲用生白布给他做了孝帽子，还在他鞋脸上缝了块白布。他一路哭喊着，把父亲的棺材送到坟地里去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亲了。来到一条两边都是水泊子的小路上，表哥说到了。金生左右看了看，大水明晃晃的，中间还有洲子，猜想这就是表哥说的十亩大的水塘。他心口跳了几跳，非要从表哥背上下来。表哥不让他下，他有些急，使劲绷直腿，往地上出溜。他怕那个叫喜妮的小闺女看见他，笑话他这么大了还让人背。表哥只好把他放下来。金生看到了，小路尽头，水塘岸边，就是表哥所在的村庄，他有些迟疑，不敢往前走了。表哥拉他的手，他把表哥的手甩开，让表哥先走。表哥说：“又不是小闺女儿，你还害羞呢！”

金生跟在表哥身后，低着头往村里走，村街两旁的东西他还是看到了，有破大车，有牛桩子，桩子上拴着牛。街面上有红的和黄的炮屑，还有钻天猴落地后拖着长尾巴的炮筒子，空气中弥漫着硫硝的香味。金生没看到什么特别的景物，一切跟他的村庄差不多，西墙根有几个老头蹲着晒暖儿，其中一个老头问表哥带来的小家伙是谁。表哥回答说：“我舅的儿子，我表弟。”

“是去年死的那个舅吗？”

表哥说是。

金生觉出来了，所有的老头都直盯着地看着他。他没了父亲，这么远的人知道了，这使他突然觉得非常自卑，他的头勾得更低了。

表嫂正在屋里纺线，表哥大老远地就喊表嫂“那家伙”，告给“那家伙”客人来了。表嫂赶紧从纺车怀里站起来了。金生先看见表嫂穿的蓝线呢棉裤，棉裤厚厚的，显得有些臃肿。表嫂大脸，又白又胖，一笑双眼眯眯着。表嫂的头发盘在了脑后，用黑丝线

8 刘庆邦中短篇小说精选

网子网着。只有一缕头发从耳鬓那里弯下来，一晃荡一晃荡的，像是代表着一种风致。表嫂对远道来的客人很热情，拿了花生拿麻糖，一个劲往金生口袋里塞。金生想起表哥说的表嫂会很唱歌的话，表嫂的声音是很好听，柔柔的，沙沙的，里面老带着一种调皮的笑意，说话就像唱歌。金生还想起表哥说的关于抓痒痒肉儿的话，且知道最鼓的痒痒肉儿是在表嫂怀里，他眼睛躲着，不敢看表嫂的怀，仿佛不是要他抓痒痒肉儿，而是活蹦乱跳的痒痒肉儿要抓他。

表哥家只有两间房，一间是厨房，一间是洞房，两房间相通。晚上表嫂在灶前烧火做饭，跟小表弟开了一个玩笑，让金生晚上就睡在锅门口柴禾窝里。金生不知是开玩笑，就答应了。是呀，表哥家只有一张大床，而表哥表嫂又是结婚时间不太长的新郎新娘，他总不能跟新郎新娘睡在一张床上吧。

表嫂把玩笑继续开下去，她说，谁陪金生在锅门口睡呢，喜妮家有只小花狗，干脆让小花狗陪金生睡吧。

听表嫂提到喜妮，金生头上忽地一热。跟小花狗睡在一起不是不可以，但牵涉到喜妮家的小花狗，事情就有些难办，在金生心目中，哪怕是喜妮家的一根柴禾棍，它的名字也叫喜妮，都不能随便接触，何况是一只能通人性的小花狗！金生有些嗫嚅。

这时表嫂笑了，表哥也笑了。表嫂笑得坏坏的，好像被人抓了痒痒肉儿。表哥对表嫂说：“你不要逗金生，金生是个实心人。”又说：“你到锅门口睡还差不多，等你半夜起来解手，摸错了门，钻进灶膛里去了，从灶膛里出来再看，白脸老婆变成花脸猫了。”三个人一齐想到花脸猫的滑稽样子，觉得好笑，都笑了。可金生到底睡在哪里，对金生来说还是一个悬念。

表嫂在煤油灯下铺好了床，金生心中的悬念就解开了，原来表哥表嫂早就安排好了，要金生和他们同睡在一张大床上。不光同睡一张床，还同睡一个被窝。表嫂说：“好了，睡觉吧，你们俩